

五元

元





皇元大科三場文選一冊元

刻本

劉時懋序

二葉全

周南瑞序

存一葉

四書疑

十五葉全

易疑題目錄

二葉全

周易疑

九葉全

易義

四葉全

易義目錄

二葉全

易義

存九葉全





古今決科以文取士其  
來尚矣黜製雖有不同  
然未有不資於文者夫  
文以氣為主故凡一代  
之興必有一代之文於  
此可見



今朝以經明行修取士  
非可泛。擬科廢而興  
興而後盛。體制精。奇文  
字折衷。非真能明乎經  
者。不得其貫。通之妙。如  
禪宗悟入頭。見性其

以是夫。使能益修其行  
以持身。元其氣。以為文  
顧不美哉

三朝文遠。已見於前。今  
撫。後科之矣。後鑄於梓  
庶以爲。後來之見。聞。昭



一代文氣之盛大覽翁  
必將有取焉

至正甲申秋廬後須濱

劉時懋雲西甫謹書



至正甲申

科詔之歲夏至

西江老圃周南瑞謹叙





皇元大科三場文選

安成後學周勇輯

四書疑

中庸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曰及其心者知其性也知  
其性則知天矣孔孟所謂知天其有異乎一則由修身  
事親知人而知天一則由尽心知性而知天其理亦有  
同乎

毛元慶

考官批立意獨超衆作起句嚴正有法度中間議論精粹  
文理蔚賅

愚嘗參孔孟之言而見其示人以窮理之原矣蓋理出於天而



具於人之。心故夫子論思脩身必推其本於知天孟子論及  
心必究其極於知天誠以知必至於天然後為知至也何也為  
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不可  
以不事親欲及親又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不可以不知人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此夫子答哀公問政  
之言蓋以必知天乃能知人事親以脩身耳然知天之道其何  
以哉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万事性則心之所具之  
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也故孟子言人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  
不尽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者  
不外是矣是則知天者由於能知性及心也觀章句皆天理集  
註理從出之言則知二書之言天者無異矣然天之理不止於  
親又尊賢之等殺而因是等殺可以見天之理故曰不可以不  
知天不可以不之去其辭婉若孟子則直指所從以示人故曰  
則知天則之一言其辭直此其言意不無微異而非言天之有

異也故而論之脩身事親之言無知行而知性及心之言專言  
知專言知者非畧於行也下文繼之存心養性之言則為行之  
事矣故以大孝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及心則知至之謂  
而存心養性則意誠心正之事也修身之道孰有外於此哉故  
親又之仁尊賢之義即所謂性而思即及心之方也觀夫子之  
言不但曰脩身而曰思脩身則思兼行而言意亦主於知矣  
尚何異之有乎噫思曰睿又作聖中庸之言思即孟子之言及  
知也所傳之一致斯可見矣不然孟子引天道人道之言何以  
必曰思誠

顏六奇

天者理之所自出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理故天下之理未有  
不原於天者是以聖賢之言雖有知行之殊而推致其極則皆  
以知天言之皆以知天為言而其工夫節目有不同者則當究  
其立言之意而不可以異而疑之也是故中庸二十章知天之



旨因論為政而後及之故其言自脩身事親以及於知人者皆就為政之本上說見為政之事虽有節目等級之不同而必以知天為先也孟子言知天之旨因論尽心而後及之故其即目以知為說見尽心之要亦必以知天知性為先也特中庸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則天與人為對人者人之邪正而天則理之總名也曰思曰不可者方以求知天為事乃孝者用工之始也孟子言知性則知天矣則天與性為對性者所賦之理而天則其本原也曰知性曰則知天之事已存於知性之中矣然脩身事親知人之理皆性分之所素有具而能思之是即可以為知性之條目矣知性又豈出於脩身事親知人三者之外哉故曰中庸之知天無知行而為言是知之即所以行之矣孟子之知性專以知為言是知之而未及行乃与下文存心養性為配也孝者苟能由知性以及其心由知人事親以脩身則知天之旨一而已矣

李廉

天者理而已矣中庸之言主於行而逆推其理之所以然孟子之言主於知而深造夫理之所自出蓋由行而言則事親尊賢皆出於天理而無偽由知而言則尽心所以造夫天理之本原也請因明問而說之中庸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則不可以不脩身矣修身以道脩道以仁則修身不可以不事親矣欲盡親又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則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矣然親又之殺尊賢之等何莫非天理之本然此所以不可不知天也此天字蓋直指理之自然而言示人以窮理之孝也孟子曰及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蓋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万事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人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尽者其能窮夫理而无不知也既知其理則理之所從出亦不外是矣此天字蓋指理之所從出而



言示人以窮理之至也。由是觀之，則孔孟之言知天，未嘗不同。但其所以言之旨有不同耳。蓋由中庸言則知天而後親，又尊賢之道各得其當，由知而及行，若此，孟子言則未有尽心知性而不知天者。蓋專主乎知而言也。要之皆示人以窮理之事耳。敢以此復明問。

批理明文順

涂潛生

中庸所謂知天以理之所由生，言孟子所謂知天以理之所由出，言由修身事親知人而知天，曰思曰不可不知致知之事也。由尽心知性而知天，曰及知又至之事也。知此則可以論二書之旨矣。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又者人也。親之為大，又者官也。尊賢為大，故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又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所

謂知天知禮之所由生，非致知之事乎？心者性之邦，即性者心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也。人能克此心之量而無不盡者，以其能極其性而無不知也。知其性則知理之所從出，亦不外於是矣。所謂知天知理之所從出，非知至之事乎？大抵由事親知人而知天，即孟子所謂節文斯二者是也。由尽心知性而知天，即大學所謂物格知至是也。合而推之，禮者天理之節文，天乃理之所從出，豈有異乎？脩身必及事親之仁，事親必及尊賢之義，皆曰不可不知文，豈出於及心知性之外哉？人知脩身事親，以至於身誠而親順，不唯及心知性而知天，又能存心養性以事天矣。尚何疑於孔孟之言。

周開孫

批分析甚明熟於經者

論天理則無不同，論知天之事則有不同者矣。由脩身事親而游之知天者，合知行而言也。由及心而游之知性以極於知天



者專言知而未及於行者也中庸以知天對知人合知行而言所以明其為一貫孟子以知天對事天分知行而言所以別其為二事也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歆天親又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然親又之殺尊賢之等孰非自然之天理故又當知天脩身事親行也知人知天知也故曰中庸之說貫知行而為一然而心者所以具眾理性則心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先儒謂及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故曰孟子之說分知行而為一若夫天則理而已矣理固無二也抑嘗即大孝而參之中庸脩身事親即大孝脩身齊家之事孟子所謂及心即大孝知至之功而所謂知人知天知性者無非物格之類也即知行而觀二書其事實同吁吾於此見曾思孟子相傳之一致矣

胡行簡

天者理而已矣中庸論脩身之道而未言不可不知天蓋以親親尊賢之等殺皆天理之當然而不可不知其理也孟子論及心之功而言知性則知天蓋能及心知性亦知其理之所從出也雖其論脩身及心之事不同其為知天則一而已矣豈有二乎若曰中庸由脩身事親知人而知天孟子由及心知性而知天蓋亦由末以推其本邇以知其源爾何則中庸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歆天親又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又之尊賢之等皆天理也若夫孟子及心知性知天者蓋性者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此所謂知天是亦知其理也蓋嘗論之人得天之理以為性其存諸心則為仁義禮知之德其見諸事則親又者仁之發也尊賢者義之發也論其本則皆出於天此中庸所以言親又尊賢而不可不知天也孟子



雖止言尽心知性而不言親又尊賢之事然心所以具衆理而  
應万事則親又尊賢又豈出於尽心之外哉合而論之則中庸  
雖主言脩身孟子雖主言尽心然尽心固所以脩身也孟子子  
思師友授受淵乎旨哉

# 江浙

顏淵問仁夫子答之以克己復禮樊遲問知夫子答以  
務民之義禮之於仁義之於知其旨安在

沈幹 衢州路西安縣人 三十九歲

陳伯敷批疑切題有據中間理隱理是一即可謂發言策它卷  
莫及 何願貞批疑能識問意而辨之明

聞之先儒曰禮若仁之著知者必之裁蓋仁固天理之全而即  
文其理者則禮也非因即文何以見其理哉又固天理之宜而  
能知其為宜者則知也非有所知何以適於宜哉故顏淵問仁

夫子答以克己復禮蓋以人之一心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  
於人欲果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然  
不曰復理而曰復禮者蓋以理言則隱而難見以禮而言則顯  
而易明而禮固理之即文也此豈非禮者仁之著乎至於樊遲  
問知而夫子答以務民之義者蓋專用力於人道之當為而不  
惑於鬼神之難知則知者之事也夫謹以知為問而以義答之  
者蓋祛其所惑教以所宜既察其病因導之善而又固有資於  
所知也此豈非知者必之藏乎抑又韋之夫子之答竊子固曰  
復禮非曰非禮勿視昉言動則能察其非者非知乎答樊遲固  
曰務義然曰敬鬼神而遠之則所謂敬者非禮乎由是而言則  
仁義禮知蓋无往而不相貫通也又豈特仁有在乎禮又有在  
乎知哉

陳伯敷批即又詳明引援的當結斷尤佳此实用力於學者  
王孔文 福州路錄事司人四十六歲



心目為之快然 劉粹中批析理明而行文暢

禮之於仁者仁即天理而禮不過天理之節文也人能克去已私以復乎禮則仁在是矣又之於知者以者人事之所宜而知不過分別其是非而無惑者也人能擇其人道之所宜者而用力焉則不失其是非之本心而知在是矣知乎此則禮之於仁以之於知之旨可以釋然無疑矣且顏淵問仁於夫子夫子答以克己復禮為仁者蓋謂仁者本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懷於人故故為仁者必先有以勝私欲而復乎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必我矣是禮之於仁雖為天理之節文而實為仁者之所當先也乃若樊遲之在聖門其為人也蠢蠢近道不明其為是非之本心蓋昧如也故其問知於夫子夫子答以務民之義且繼以敬鬼神而遠之一言然則樊遲之不務民之義而詭瀆鬼神如此又焉得為知乎聖人以是告之者蓋所以救其失也身之於知雖非知之屬然能知其為人道之

所宜當務而不為鬼神之所惑其為知也必矣嘗因是而約我以禮顏子之克己復禮也異時三月不違問仁請事斯之後乎是顏子之為仁吾知其必以禮為先也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遲是時猶未能深知務民之義也異時先仁後知之問幸直錯枉之間其間知得聞務民之義之後事乎然則幸錯得義足為知人之知是樊遲之所謂知吾又知其必以義為先也雖然知者仁義禮之所藏而仁者又所以包乎義禮知者也樊遲之知但主務民義一事而言若顏子之仁至於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不惟知在是而又禮亦在是矣故曰仁義禮知一理而已矣夫奚疑

### 湖廣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又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此則先親而後尊賢九經之目則曰脩身也尊賢也親又



也此則先尊賢而後親又其立說不同何也

湯焚

脩身一也有由已以致其功者有資人以致其功者由已以致其功故先親而後尊賢資人以致其功故先尊賢而後親又敢因明問而取正焉前一節言脩身是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言仁者人也人之此身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故謂脩身必先親又欲盡親又之仁必由尊賢之故又當尊賢此由已以致其功者也後一節言脩身是因九經之目而言故謂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又次之此資人以致其功者也蓋前一節不先言親又則元以見脩身之實以其本於愛之理而言也後一節不先言尊賢則無以明脩身之要以其本於事之目而言也其五夫固亦不同者矣工夫不同故立言亦不可得而同也然立言雖不同而所以脩吾身又未嘗不同也愚因是而有考焉中庸脩身之效必推

是而後已焉是知孟子之孝出於子思其言雖少不同而其道則一而已

陳正宗

批直批文理以替其疑深得中庸之旨

嘗謂以仁義之定序而言則仁先於義故先親而後尊賢以為治之常道而言則由身及家故先尊賢而後親又此二章之言所以有先後之異也何以言之蓋天以陰陽化生万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理也者五常是也五常之中仁以為對立之關鍵仁義二者之中仁為全德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又先於義者也故仁乃愛之理而具此生理便有慈愛推其心之所愛則莫大於親又義乃宜之理分別事理充其心之所宜則莫大於尊賢此蓋以仁義之定序言之也若九經之目乃治天下國家之常道脩身尊賢而後親又亦猶大學條目先脩身而後齊家也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由身及家而親又次於尊賢由家及朝



廷故敬大臣体群臣次焉由朝廷及國家故子庶民來百工次焉由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又次焉蓋以為治之道本諸身必親師友而後脩身之道進道之所進莫先於其家故尊賢次於親又由身及家則尊為先而親又為後此非以為治之常道言之乎然則仁者人也之章尊賢所以先親親者尊賢則能脩身而家之本在身也二章之旨各有攸當豈可以先後之異而疑之哉抑嘗桂之孟子之孝得之子思七篇之中其言思誠即中庸誠之又謂也其言性善即天命之謂性也其言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即率性之謂道也其孝安有二乎尊賢親又之先後特所從言之有異尔固不可因是而疑其孝之不同也故併論之

陳頤

愚嘗熟復中庸二十章之旨矣首言為政之道則自推其本而言次言九經之目則自其及於政者而言也何則為政之道本

諸身脩身之道本於仁又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得是理而具於身則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根於中而見於外則必有事物所合之宜故自其切近者觀之夫愛莫切於愛親此親又所以為仁之大仁主於內而必形於外則形於外者亦仁之見於合宜者也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事欲合宜則莫先於尊賢此尊賢所以為父之大也然則愛莫切於親又故親又為仁之事莫先於尊賢則尊賢亦事之合於父者也此先親又而後尊賢所以謂其推言為政之本也夫為政之本固先於仁然推之政事之間則脩身為九經之本脩身之本又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以尊賢為先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以親又為次先尊賢則不惑於理次親又則諸父昆弟不怨矣此先尊賢而後親又所以謂其列為政之序也由是論之以為政之本言親又為仁之本尊賢為父之宜則親又之道不容於不先以為政之序言尊賢者所以脩身親



親者所以齊家則親之道不容於不後矣雖然親又尊賢固  
有先後矣然首言為政之本既先以脩身為言次列九經之目  
亦先以脩身為本要知親又尊賢者皆所以為脩身之事而天  
下國家之本又在於身之脩與否也是則二者虽有前後之異  
其為脩身之道一也矣可以異談哉

許進

先親又而後尊賢者以性之發而言也先尊賢而後親又者以  
為治之序而言也以性之所發者推之則其推有序以為治之  
序者推之則其施有倫必固各有攸在也夫二十章之首所謂  
親又者以事親而言之也其曰尊賢以知人而言之也故仁主  
於愛而愛莫大於愛親又主於敬而敬莫大於尊賢由事親而  
推之從兄所謂親又之殺也由尊賢而推之朋友所謂尊賢之  
等也故以仁對又則仁為重以事親對尊賢則親又為先此即  
所謂性之發者然也若二十章之中所謂尊賢指親師友而言

也其曰親又以睦宗室而言者也夫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  
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而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  
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又次之是脩身為九經之本而尊賢  
又為脩身之本也故以親又對脩身而言則脩身為重以脩身  
對尊賢而言則尊賢為先此即所謂為治之序又然也合而論  
之前後所言親又尊賢意全相似而必實不同此所以有先後  
之殊也徐而考之朱子於章首亦曰欲尽親又之仁必由尊賢  
之父則亦未嘗不以尊賢為先也其所謂尊賢豈有他哉亦曰  
孝而已矣故首章則先之以脩身以道九經之目亦曰脩身也  
是脩身者乃其所以為孝之道也欤不然朱子於或問何以曰  
所以親又尊賢亦曰脩身之道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悖  
耳聖賢之言豈欺我哉

顏淵稱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而繼以如有所立卓尔至  
欲從之末由也已孟子於公孫丑謂君子引而不發躍



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所立卓尔躍如可得聞其說  
欤一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一曰能者從之抑又何然

毛元慶會試第二卷

有大賢見道之的有君子示教之機道立於聖人而希聖者无  
所容其力此顏子所以末由也教立於君子而由教者可以用  
其功此能者所以可從也然則卓尔躍如之末由能從之說  
各有當矣矣容比而同之哉夫聖人之道無窮尽无方体顏子  
於此潛心以矣一旦豁然所見既的乃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  
由而歎以發之有味乎其言之也夫仰彌高不可及鑽弥堅不  
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是亦難於見其的矣幸而聖人  
設教循之有序傳以文使致其知約以礼使篤於行迪其至而  
會其歸由是尽心尽力不少休廢然後見聖人如有所立之上  
然無復前日仰鑽之難測而亟欲從之无所容力盖大而化之  
謂聖顏子之所能者其大也所未能者其化也是則卓尔之

豈非見道之的而未由之歟豈非所以去聖一間者乎若夫  
孟子之告公孫丑有躍如之喻則以道有定体教有成法高不  
可及卑不可抗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故君子教人但授以孝之  
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  
發者已踊躍而見於前矣是豈真不發哉唯孝者勉於用力以  
求至焉斯可及矣故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言其非難非易在  
於孝者勉而至也此躍如之喻豈非示教之機而能者從之豈  
非由教者有可用其力乎顏孟立言之意信各有當矣虽然聖  
人道虽高妙而教人有序啓顏子之仰鑽瞻忽在夫子固有躍  
如之機而循之善誘乃中道而立之教既竭其才欲罷不能則  
顏子所以為能從也斯則夫子博約之教即君子引而不發之  
教矣所立卓尔要亦中道而立之極耳以顏子之賢假之以年  
不日而化則卓立之地固亦可至而彼乃疑於登天而曰何不  
使彼為可幾及是豈知道哉噫由聖人之教而欲罷不能顏子



之所以為顏子也由孟子之教而不免於畏難焉丑之所以為丑也然則欲使君子之教者其必孝顏子之孝

虞執中

顏子所稱蓋自言孝道所得之妙孟子所論蓋極言君子施教之方故所立卓尔乃其工夫已至而見道親切不發躍如言道有定体而嘿不能藏從之末由言其未達一間而无所容其力能者從之言教有成法而孝者當自致其力也夫顏子之在聖門資品極高工夫又至一旦喟然而嘆自言其孝之所得以歸功於聖人始歎道体之高深中言夫子之善誘而終之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其見聖道之益親大而未化地位峻絕工夫尤難也過此一間則聖人矣此顏子善形容其所得之妙者也若夫君子之施教也豈因人而變其法以徇孝者之不能哉亦曰道有定体故教有成法君子之教人如引弓而不發矢待孝者之自得然雖不發而其不言之妙已如踴躍

而見于前是豈嘿之所能藏哉唯中道而立能者則從之耳此孟子所以反覆申言君子施教之方也大抵顏子自言所得歸聖人之功孟子立論以勉孝者之進躍如在君子施教之項卓尔在孝者自得之後始而孝道能者從之終而有得欲從末由矣其旨固不同也虽然合而論之夫子之道虽若高深不可企及然孝之至將如顏子所見之卓尔是道有定体也夫子之於顏子但示之以博文約禮之教未嘗他有所事是教有成法也若顏子者可謂能者也故夫子之教引而不發中道而立而顏子則從之矣其從之也工夫之標的也其欲從末由者工夫之地位也然則顏子被夫子之教其亦深矣乎故善孝聖人者莫如顏子

何城

愚嘗即論孟二書所言之道而深思之矣所立卓尔顏子因孝之所至而言其所見益親之狀不發躍如孟子困教之所發而



言其義理昭著之妙所見益親而無所容其力故曰魚欲從之  
末由也已蓋大何為也化不可為也義理昭著而學者尤病其  
難故曰能者從之蓋欲入之自勉也夫以顏子之在聖門以聞  
一知之資發為喟然之嘆是蓋深知聖人之道无窮尽而不  
可以方体求也及得聖人循之蓋誘博文約禮之教而後有得  
於夫子之道如有物卓尔而立於吾前此其所見益親未遑一  
問者也孟子因公孫丑道則高矣美矣之問而謂君子教人但  
引其端而不竟其說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然所不言者已如  
踊躍而見於吾前此其義理昭著嘿不能藏者也一則顏子之  
所學一則孟子之所教而道則无異也顏子自謂其不能從孟  
子則勉夫人之從而道豈有異哉余然顏子自謂其魚欲從之  
末由也已則若進道之美而孟子乃謂能者從之又若進道之  
易抑又何欤蓋聖賢教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  
以沮人之進故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言其非難非易而必貴

乎人之自勉也然則學者苟能因孟子之教以求顏子之學則  
所立卓尔之地有不美到者矣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朱倅

如有立卓者大賢見道之妙不發躍如昔君子善教之機欲從  
之而未由者无所用力之辭也至一事一事之能者從之勉人  
進學之辭善教者之用心也知此可以復明問矣夫顏子深潛  
淳粹得聖人以為之依歸夫子循之善誘先博我以文使得以  
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得以尊所聞行所知以顏子  
聞一知十之資承夫子知行並進之教是以悅之之深而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而用力之尽如有所立卓尔蓋於夫子之道心  
契神會如見其所立之卓然非真有一物之可見也非荒忽茫  
昧之謂也即一如字朱子以為所見益親吳氏又以為亦在日  
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歟非大賢見道之妙乎至孟  
子答公孫丑道若登天然之闢首率規矩鼓率之事為言說教



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成法復因毅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  
之法而不教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  
以不告者已如躡躍而見於前矣夫引而不發之喻謂道妙之  
不可言傳也躍如之譬謂口雖不言而機則已見至道之妙也  
君子之所共言而亦非君子之所隱朱子謂道有定体教有成  
法卑不可抗高不可敗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愚所謂善教君子  
之機者然也明問又致疑於兩從之之辭者顏子諷魚欲從之  
末由也已蓋至此地位工夫尤難顏子二語雖曰无所用力之  
辭然顏子非是於可從而不從蓋於不可從而必欲從者也豈  
非夫聖一問之事乎孟子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蓋謂是道非  
難非易從之則可進於聖賢退縮而不從則不免為鄉人而已  
故曰能者從之甚言學者當自勉也豈非善教者之用心乎合  
而論之學者必由孟子之教深悟不發躍如之機以求知夫子  
博文約禮之誨求造顏子去聖一問之地則瞻忽前後之歎如

如有立卓之見不在顏淵而在我矣不然何以曰顏何人哉  
之則是

彭所存

有以道之至極而言者有以道之至顯而言者以道之至極而  
言顏子所謂卓尔者是也以道之至顯而言孟子所謂躍如者  
是也惟其道之至極故非大而能必不能造乎其域此顏子所  
以有從之末由之嘆惟其道之至顯故君子教人雖止告以學  
之法不告以得之之妙而其不告者已不可掩此孟子所  
以有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之語知此可以復明問矣夫所謂道  
者何也天理當然之極至而見於日用行事之間者也常人之  
心未嘗无是而或為氣稟物欲之蔽不能知而造之惟聖人全  
体至極純亦不已生知安行動容周旋中礼故其所立之地卓  
尔而非常人所能到是以顏子於此有見然後述其先難之故  
後得之由也然則其謂卓尔者豈非聖人体道之極而所謂從



之未由者入豈非大不可為之地哉然斯道固非有甚  
高難行之事而在於窈冥昏默之間君子之為教亦非有所  
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故孟子答公孫丑下可幾及之疑以謂  
教人之道如規矩彀率自有一定之法初不可為拙工拙射而  
改變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而其所以不發者已如踊躍而見  
於前但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而已然則所謂躍如者豈非道之  
發見无所不在而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豈非難非易但  
在學者自勉乎要之卓尔者聖人所獨造之地躍如者衆人所  
同有之理卓尔與顏子所難能躍如則學者亦可察識此二章  
之旨各有攸當也然而躍如之妙固行乎卓尔之中卓尔之道  
亦非在於躍如之外規矩彀率即夫子循之博約之序而能者  
從之則及其至也亦將至於從之末由之域焉是又豈有二致  
哉

傳傳

有大賢造道之極而有君子教人之成法皆所以明聖人之道  
也孟子之道則一其所以指為言者意各有在末易以一槩籠  
也蓋顏子卓尔之歎自言其學之亦至為作全之工夫孟子躍  
如之喻示人以學之法為悟理之知識其從之又方則在學  
觸類而知因機而悟而已耳請問而畢其說顏子以夫子道  
雖高妙而教人有享悅之深力之及而見夫所立之卓然至是  
而所見益親是以有卓尔之歎亦豈无所見而言哉蓋其所見  
在乎日用行事之間而非窈冥昏默之謂也孟子因公孫丑之  
問承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  
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其所以不告者已如踊躍而  
見於前矣是以有躍如之喻又豈無所見而言哉蓋其所見謂  
夫文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也一則嘆至之不可及  
乃造道之極功一則譬君子之所不告及教人之成法是果无  
其說乎若夫從之方則顏子之不怠於所從孟子之教人以



自勉是已顏子自謂心所用其力所謂到此地位功夫尤難者也而孟子則欲人能心其力所謂道有定体教有成法者也其先後淺深之間固可見矣學者誠能以孟子之言以自勉而至平顏子之不怠因夫踴躍於前者而至於卓然有立之地烏則其成功一也尚何同異之云乎

皇元大科三場四書疑終

皇元大科易疑題目錄

江西

易疑

大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說卦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茲三言者同欤異欤

舒慶遠 毗州路樂安縣第

涂潛生 杭州路沂黃縣第

劉榘 杭州路金溪縣第

江浙



泰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其辭同而占何以有征吉貞吉亨之異

傳貴全饒州路德興縣第  
吳適台州路錄事司第廿

### 湖廣

乾之四德曰元亨利貞文言曰亢者善之長也大傳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然則所謂元者即一陰一陽之道欲繼之者善則似善与道為二与元為善之長同欲異欲成之者性即各正性命之性欲性与命又何所別欲

譚圭 天德路收州第一名

李庚 武昌第六名

陳顯 浏陽州第八名

李原同 浏陽州第十二名

許進

### 會試

乾坤大象曰天行健地勢坤乾不言名坤不言德又不以重卦言何也於坎則曰水洊至習坎於离則曰明兩作離震巽之洊雷隨風民之謙山濼澤言其重而名異其稱者又何也其於說卦惟乾健為同若坤之順震之動巽之入坎之陷離之麗艮之止其義与大象同乎

虞執中

皇元大科易疑題目終



皇元大科三場文選

安成後李周專輯

周易疑

大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說卦曰神也者妙万物而為言者也茲三言者同欵異欵

舒慶遠

易之道不離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實未嘗倚於陰陽此吾易之所謂神也神一也有指其妙於著卦而言者有指聖人作易之功用而言者有指天地生物之功用而言者若大傳之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而繼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者此自其著策之數卦爻之變所以極之通之者言之也而上言天地



之德業生之之易与夫乾坤之法象固莫非所謂神而皆在其  
中矣又曰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而繼之以利用出入  
民咸用之謂之神者此自圣人作易教人卜筮以前民用者而  
言之也而上言乾坤之闔闢亦交通之往來与夫見乃謂象固亦  
莫非所謂神而又皆在其中矣至於說卦曰神也者妙万物而  
為言而下言震巽坎離艮兌六子之用而不及乾坤者豈非所  
以妙万物者皆六子之用而神也者即指乾坤而言耶然則此  
所謂神者專以天地生物之功而言又可知矣三者之神虽若  
不同而其所以為神者又豈出於陰陽之外者哉先儒曰一故  
神兩故化兩在故不測知此則可與論吾易之所謂神矣大哉  
易也其至神之所為乎非易固無以見神非神則無以為易神  
之与易又豈可以差殊藿哉故又曰神无方而易无体

涂潛生

易之言神多矣有以道言者有以宜民之功而言者有以成化

之妙用言者一自然之理而已夫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  
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陰陽不測之謂神蓋謂道之体用不外  
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何則以其在陰也  
則有時而在陽以其在陽也則有時而在陰兩在故不測此所  
謂神非道之所以然者歟若夫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  
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法乃聖人脩道之所  
為神乃百姓自然之日用人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人周  
徧而不穷此所謂神豈非神化宜民之功歟至於說卦曰神也  
者妙万物而為言者也此主乾坤而言六子主時成化之用雷  
之動物風之撓物水之潤火之暎兌之說艮之終始皆神之所  
為此所謂神豈非成化之妙用乎大抵神即易也圣人因造化  
之神以作易用易之神以宜民豈易之外别有所謂神哉故言  
陰陽不測之神必先以成象之乾效法之坤言利用出入之神  
必首之以闔戶之坤闢戶之乾言妙万物之神則混乾坤而以



《易》之則乾坤變化無為是即神也否則何以曰知變化之道  
其知神之所為乎

劉傑

即易也易即神也大傳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此本之陰陽而  
神陰陽一易也大傳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說卦言  
何莫非即易而言哉若舍易而言神而或異而崔之則不足以  
語易矣夫神者豈窈冥昏默之謂哉從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究  
密尔真運注乎密庸所說无在而无不在者也故陰陽非神也  
陰陽之不測即神也民用非神也而利用出入即神也万物非  
神也而妙万物即神也知此則知易之神矣請以明問所奉三  
章中之陰陽不測言神者此本生之之說易言之易指理与書  
而言易固不外乎陰陽而亦未嘗倚乎陰陽也陰生陽之生陰

而莫測其所生之妙此所謂神說非以易言固不可也至  
言制而用之謂之法而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言神者圣人立  
龜而使之卜立蓍而使之筮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使天下之人得以决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  
悔吝之途此所謂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又神也豈非以易言乎  
若夫說卦所說神妙万物者此下言六子生物之妙用故首以  
神妙万物言之以見易之神固不離乎物而亦不雜乎物也動  
萬物橈万物者雷風也而所以動者神也說万物始万物終万物  
物者水火也而所以燠所以潤者神也說万物始万物終万物  
者澤也艮也而所以說所以始終者神也又豈非以易言乎故  
論神者總而歸之於易可也異而觀之不可也雖然見於易者  
此神也會於圣人心者亦此神也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  
以知六爻之及易以貢圣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与民同  
患神以知來知以藏性則易之神又即圣人之神矣



泰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其辭同而占何以有征吉貞吉亨之異

張景範批析理既精行文亦暢非他卷所及

江浙傳貴全

饒州路德與縣人二十九歲第十六名

黃晉卿批發端便分辭同占異一則曰勸君子一則曰戒小人深得易之本旨其下節皆實語

泰否之初爻其辭之同者以三陽三陰上進之志同也其占之異者以泰否之時異而陰陽所居之位亦異也且夫泰之時何時即天地交而万物通之時也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之時也下三陽有牽連而進之象焉故聖人於初而繫之以拔茅茹以其彙之辭所以象三陽之進也而當泰之時以九居初處得其正故其占為征吉謂其時可以性而得吉也蓋所以勸君子也否之時何時即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之時也小人道長而君子道消之時也下三陰亦有牽連而進之象焉故

繫以拔茅茹以其彙之辭所以象三陰之進也而當否之時以

六居初不得正然以在物染惡未深猶可變而為善故其占

為貞吉亨謂必及真正之道乃可吉而亨也蓋所以戒小人也

大抵陰陽上進之象同故聖人所繫之爻辭同義惡不嫌其為

同辭也陰陽所居之時位異而所繫之占辭亦異勸戒固當異

其辭也雖然泰初九拔茅征吉聖人固有以勸君子矣然九三

無平不陂君子之艱貞不可无也否初六拔茅貞吉聖人固有

以戒小人矣然六二包承小人之吉亦所當慮也時也有九五

大人致休否之吉又有九二大臣全處泰之功吾何幸身親視

林清源批條暢而縝密

柳道傳批文字森嚴義理浹洽三

讀令人不忍釋手然取眾人之所能言而一潤色之美玉砥

硤愛異他作此作文所以貴乎知言也

愚於泰之初九否之初六而見聖人扶陽抑陰之文矣夫賢者

吳適台州路錄事同人三十



在下蘊陽剛之德而未能为時之用其濟時行道之心曷嘗一日忘天下哉而况於泰之時乎故與其朋類咸願登進於王朝以康濟天下為心若拔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至人於泰之初爻特以征吉言者明賢者處泰而在下往則可以有為而獲吉所以勸之也至人扶陽之爻見矣否之時小人亦以其類而進虽其尚在微弱其黨邪害正之心固未嘗忘也至人得不為之戒乎故於否之初爻為之辭曰拔茅茹以其彙言小人与其類同進君子處泰欲進之心同也然其所以進之志則異矣故戒凡筮得此爻者其占則以貞為亨也蓋人知否之初能不害於正道而自守以正則可變而為君子矣吉而且耳孰以加此所以戒之也至人抑陰之爻明矣否泰之時不同君子小人之志亦異其辭同者欲進之志同也其占之異者至人所必勸君子而戒小人也蓋嘗論之乾坤交而為泰不交則為否乾之初爻一陽尚微聖人則告之以勿用坤之初爻一陰尚長

人則戒之以履霜蓋至人扶陽抑陰之爻嘗於其初而謹之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其旨微矣敢併及之

乾之四德曰元亨利貞文言曰亢者善之長也大傳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然則所謂元者即一陰一陽之道故繼之者善則似善与道為二与元為善之長同然異於成之者性即各正性命元性坎性与命又何所別歟

譚圭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朱子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又礼智人性之綱合二說而互言之明問可无疑矣何則大哉乾元此天之道也一陰一陽之道謂非天之道可乎道者何理而已繼之者善即此理之方出所謂天命之流而未始有窮者也成之者性即此理之已



定而无一不具者也。謂道与善為二，命与性為二，可乎？如天道之流行，所以繼之者善，則知乾元之資始，所以謂元者善之居也。然而四德之元，偏言之則為天德之始，專言之則足以貫乎天德之始終，各正性命之性，合而言之則曰全於已生之後分，而言之則曰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其理實一而已。自其統而論，則謂之乾元，而剛柔動靜无所不包，然而繼善則言其發而屬乎陽成性，則言其所具而屬乎陰，不能无動靜之異，請因明問即是數者而詳言焉。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之一心，故圣人於易以天德之大始而言，則謂之乾元，以天理自然之本体而言，則謂之天道，以此理之純粹不雜而言，則謂之善，以元亨利貞四者之得乎夫而言，則謂之命，以仁義禮智四者之具於心而言，則謂之性，元也善也道也，性与命也，名以虽殊而理則一，一奚其疑。

李庚

理一也。以理之始万物而言，則謂之元，以理之合氣化而言，則謂之道。善則理之方行而未立性，則理之既具而已成其所命者，亦不出乎天理之流行賦与而為言耳。蓋析而言之，虽有異名，合而言之，則无二道，要不可彼此異同而論也。何則？元者天德之大始，一理之本原，以乾之四德而言，莫先乎此。居四德之首，故曰善之長，此所以始乎万物者也。然有理則必有氣，故一陰一陽者，此氣也，而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理无氣不立，氣无理不行，此道之所以合乎氣化而為言也。夫二氣流行未嘗間斷，一繼一受未嘗有偏，故在天道而謂之善者，此也在人心稟受而謂之性者，此也。至於命者，亦豈出乎善性之外哉？即所謂陰陽五行化生万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為言尔。大抵一元根諸造化，万理統於圣人自天道而言，則顯微无間，自聖人而言，則体用一原，蓋有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离无物不有，无時不然，要不可以限量計。厓溪窺



也且易道之大莫大乎此乾而乾之大莫大乎此元故彖揚至  
人詳言之於前係易聖人申言之於后故於大傳發明陰陽  
之道論繼善成性之說何莫非明乎乾元之妙也此聖人所以  
和順道德而理於又窮理尽性以至於命者莫不有以見於斯  
也造化之本原聖人之妙用一而已矣

陳頤

嘗謂天道之流行賦予一氣與理而已自理而言則一本而万  
殊自氣而言則万殊而一本一本万殊者理之所以行乎氣万  
殊一本者氣之所以寓乎理氣者理之流行發見理者氣之自  
本自根初不可異觀也乾之四德有元亨利貞之不同其實所  
以流行无間者一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者陰陽非道所以一  
陰一陽者乃道也道者何亦此理也天地之理莫先於元故元  
為万善之長繼之者善乃万物資始之初造化發育之始自陰  
陽流行者言也豈非元為善之長欤成之者性乃乾道變化之

日保合大和之妙自人稟受者言也又豈非各正性命欤大抵  
道之方流行也繼出而未有所以成即理之所以行乎氣物既稟  
受而不可復易即氣之所以寓乎理故論理不論氣不倫論氣  
不論理不明二之則不是明問又謂性与命何別蓋性命本非  
二理自天之所賦而言則謂之命物之所受而言則謂之性又  
也命也折之則有以極其精而不乱合之則有以尽其大而无  
餘先正之言洞乎旨哉

李原同

論天道之流行賦予者其名不一而論其所以為是名者其理  
一蓋論其名則虽有曰元曰道曰善曰性曰命之殊然究其所  
以則不過一理之流通也愚虽不敏請先析言其名之殊而後  
合言其理之一可乎夫道之大原出於天流行於亭毒之表而  
賦與於人物之間本无二也惟其随所寓而得一名所以啓人  
心之疑耳蓋自其為四德之首而言則謂之元自其所以為一



陰一陽而言則謂之道自其純粹无惡而言則謂之善自物所  
受而言則謂之性自天所賦而言則謂之命是其有名固尔不  
一矣然元即天道之常道即一元之理賦之者善即天道之賦  
於人而人得之以為善之長者成之者性即天道之賦於  
人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者也則所謂命者又非人之得於  
天而為性者乎由此推之明問所謂元亨利貞之元曾何異於  
一陰一陽之道元者善之長曾何異於繼之者善乎曰性曰命  
言知其皆一理之所為矣愚謂反覆考之傳曰乾元者始而亨  
者也利貞者性情也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朱子以  
為元亨者天道之動而行所謂繼之者善也利貞者天道之靜  
而立所謂成之者性也然則所謂元亨利貞非即天道之動靜  
乎所謂善之長非即繼之者善乎所謂各正性命乃釋利貞之  
辭也非即成之者性乎明問之疑參於是而尤信

許進

子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是論大易性命之理欤既當知其統體之全又當知其分言之  
詳也故以元之專言而觀則元亨利貞各一其德而實善之  
長者元之元也嘉之會者元之亨也文之和者元之利也而事  
之乾者元之貞也故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文言既  
贊以大哉之辭而後言其統天之盛則乾元之理與一陰一陽  
之謂道名虽不同必實一耳此子所謂統體之全者然也以元  
之偏言者而觀則元亨誠之通以流行之初而言也利貞誠之  
復以賦命之後而言也人物之生莫不各得天地之理以為性  
下天不具天地之氣以成形當其氣方出而未定名則謂之  
善此所謂善即元者善之長之謂也及其物已受而各有定理  
則謂之性此所謂性即各正性命之謂也天所賦為命万物統  
體一大極也物所受為性一物各具一大極也是以曰元亨曰  
善曰命命若異矣以流行之初而言也曰利貞曰性命若



不同而實皆以賦命之後而言也此于所說分言之序又然也  
蓋嘗統而論之天地之間一氣與理而已然理不離於氣亦  
未嘗外於理也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大傳必合理與氣而並言  
之所以明道器一源之旨也若夫乾元之德一理而已此所  
謂合之有以及其大而無餘也至若子張子所說游氣紛擾合  
而成質者生人物之万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  
又充足以見動靜无端之妙矣此所說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  
亂也明乎道器一源之旨動靜无端之妙則於大易性命之理  
可一貫之而无疑矣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

三場終

乾坤大象曰天行健地勢坤乾不言名坤不言德又不  
以重卦言何也於坎則曰水洊至習坎於離則曰明兩  
作離震巽之洊雷隨風民先之謙山麗澤言其重而各  
異其稱者又何也其於說卦惟乾健為同若坤之順震

之動巽之入坎之陷離之麗艮之止其義與大象同乎

虞執中

大象論八卦之取象說卦論八卦之性情其旨固不同矣惟乾  
坤大象言言德之巽六卦所稱先后之殊讀者不可以无十  
也蓋自庖犧始作八卦也以明通神明之德以類万物之情而  
卦德卦象之義有自來矣吾夫子翼易於大象說卦明之焉於  
乾不言乾而言健又者乾之所於天行之必為切言健則乾之  
之所以為乾者明矣於坤不言順而言坤又有至順極厚之必  
但言順則不足以該厚言坤則順厚皆在其中矣且乾坤皆重  
卦也而不言其重者何也蓋乾言天之行則見其今日一周明  
日又一周若兩天然而重體之乾可見矣坤言地之勢則見高  
下相因之无穷若兩地然而重體之坤可知矣亦猶坎水之洊  
至離明之兩作若必皆以重卦言則天地水日世寧有兩者哉  
於坎離而曰水洊至習兩作與震巽艮先不同者坎水離日一



體而迭用故先言水而後言存至兩作也雷風山澤皆兩作以相從故先言存隨兼麗而存雷風山澤也此大象之論卦象其不同者然也若說卦則以八卦性情為又自陰陽爻互而論之乾純陽故為健坤純陰故為順震一陽發於二陰之下故動異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入坎一陽困於二陰之中故陷離一陰附於二陽之中故麗艮一陽極於二陰之上故止兌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說此說卦之論八卦性情與大象異者然也大抵言卦德而不言其象則八卦之性情且荒於元不足與論八卦言卦象而不言其德則八卦之取象且泥於亦不足與論八卦吁休用一源顯微無間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 皇元大科周易殺終

## 新刊類編歷舉三場文選易義

### 易義 第十一科 丁亥鄉試

編集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傅常 錫山州

初考官李推官文批云本經經文言易之變通於其

先而以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實之於其後作者往往昧乎此是篇深得聖人贊易之妙一破渾然小講整潔大講佳甚有開闔有闕鎖他卷所不及也

考官林文起批云易義



今制易主也。宋兼用古註疏此題程子无傳朱子本義惟  
曰乾坤變化而无爲按古註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  
卑之義也疏者曰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  
所作衣裳其制長大取諸乾坤者衣裳辨貴賤乾坤則  
上下殊体故云取諸乾坤此作主朱子本義而兼用註  
疏蓋今制所許者也此題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使民宜之意思此作推本乎上文初考以爲極是又曰  
蒲場无此作誠哉是言論窮處變處正與鄙意合嘗批  
之他卷見第九名易卷批云首得一卷所謂濼靜精微  
者也而變則通通則久謂衣裳之制行之天下後世此  
意尤妙論衣裳天下治則用朱子變化无爲之說兼用  
註疏乾尊坤卑之義形容蓋字正合夫子係辭之意至  
於結尾則總十三卦而論之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他作

每畧之爲此言見於係辭凡三此作畢舉而无遺博考  
明經之士也

知大易隨時之義其應若出於有爲見交通意當知聖人制器  
之功其法實妙於无爲夫易與天一聖人與易一隨時制器豈  
偶然哉係辭謂夫易之爲道窮則必變變則必通通則必久莫  
大於隨時之義矣是以有自天祐之之理而吉无不利非其應  
若出於有爲乎有聖人焉黃帝堯舜垂衣裳之制而成天下之  
治莫大於制器之功矣蓋謙乾上坤下之象而意无不合非其  
法實妙於无爲乎然則聖人不遺乎易則可以得乎天矣故曰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旨如此嘗求其上文有曰黃  
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爲聖人者  
盡通變之利而勉天下以趨時妙神化之道而措天下於至治  
其旨微矣於是蒙易之窮變通久者于以見所以通變而民不



倦復明聖人  
衣而治者以見所以神化而民以宜至於天  
祐之應復  
卑坤之法則隨時制器誠豈獨然哉昔在上古世  
號焉荒其時但衣被草木而已不知有衣裳也夫草木不可衣  
被則吾易嘗一窮矣於是變而為衣裳是窮則變也既變而為  
衣裳則當世皆得以衣被是變則通也不唯當世皆得以衣被  
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衣被而不厭是通則久也易惟窮變通久  
之若是也是以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曰是以云者則變者非  
自變通者非自通之謂也必窮變通久无往而非易故其吉无  
不利无往而非自天祐之者豈非大易隨時之義其應若出於  
有為乎嗚呼時至黃帝堯舜不得不垂衣裳之制矣一垂衣裳  
不能不成天下之治矣其故何哉衣裳之制蓋取諸易之乾坤  
耳且衣者圓于上之器也故卦之六畫皆奇上下皆乾而象乎  
天者衣之制蓋取之裳者方于下之器也故卦之六畫皆偶上  
下皆坤而象乎地者裳之制蓋取之曰蓋取云者非拘拘然比

之稍屑然擬之之謂也其一垂衣裳而上下自辨則聖人之變  
化无為即乾坤之變化无為也豈非聖人制器之功其法實  
於无為乎由是觀之易之窮變通久而有得於天祐聖人之垂  
衣而治而有合於乾坤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何也聖人垂衣而  
治之論即易窮變通久之實乾坤之法在是則天祐之應在是  
豈易自易聖人自聖人哉抑嘗考十三卦之制作有取其象者  
有取其意者如離之仰漁益之耒耜噬嗑之市以至渙之舟楫  
隨之牛馬小過之杵臼睽之弧矢大過之棺槨此取其象也如  
豫之輶車柝大壯之宮室夬之書契此取其意也若乾坤之衣裳  
取上尊下卑之象見變化無為之意易之變莫大焉不然十三  
卦之制作皆易窮變通久之道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何獨於  
乾坤之制作明之耶雖然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本六有上九之  
文辭也係辭既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明之以見君子學易之  
應矣復以猶信思慎尚賢明之以見上九善處之應焉若大易



窮變通久之自天。之吉无不利。非黃帝堯舜垂衣而浴。而有合於乾坤其孰能與於此。後之聖人必有能觀乾坤之象。玩乾坤之意。而結寐數聖人於千百載之上者。何幸身親見之。

中書堂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爻以剛實為益之主前聖善其感人之心後聖贊其遂已之心夫為益者外則誠驗於人內則誠驗於己是豈易言哉蓋益之九五陽剛中實以居尊位周公交易以為上有孚以惠于下則下亦有孚以惠于上其為元吉不問而可知者茲非善其感人之心乎夫子釋周公之易以為有孚惠心則不問而元吉矣若下之惠我德則大得吾惠益天下之志也茲非贊其遂已之心乎然或其感人之心一有未善則其遂已之心可得而焚之耶云云其旨如此豈參益之諸爻而知九五之益為元為大矣初

九益之始也則利用為大作耳上九益之終也則莫益而或墜之焉三四非中不免中行之戒六二有應僅獲十朋之助小象釋之固有不同爻曰元吉亦善矣豈所謂勿問元吉象曰益志亦大矣豈所謂大得志况夫至誠之理流通乎上下之心又何元吉之問而得志之大宜矣何以明之九陽爻也五陽位也以九居五為益之主象則有孚占則元吉惟其剛實故為有孚惟其有孚惠心與惠我德故為勿問元吉也今觀大博施者人君之惠心也果有孚以博其施焉則下亦莫不有孚以惠吾博施之德也夫濟眾者人君之惠心也果有孚以濟其眾焉則下亦莫不有孚以惠吾濟眾之德也其為元吉有不假言故不惟曰元吉而曰勿問元吉謂前聖善其感人之心信矣是爻也夫子推其義曰有孚惠心則勿問之矣以見元吉誠不假言謂惠我德為大得志者夫博施者人君之德也下之惠吾博施之德者則為大得吾博施之志也夫濟眾者人君之德也下之惠吾濟



衆之德者則。得吾濟衆之志也其爲得志豈曰小補故不  
惟曰得志而曰大得志謂後聖贊其德已之心詎不信哉由是  
觀之前言有孚則誠出乎上者也後言有孚則誠出乎下者也  
惟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誠意交孚莫大之益則九五之義前  
聖善之後聖贊之又豈有異旨哉再攷之經益之彖傳曰損上  
益下民說无疆至於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是何莫非益之人君  
至誠之功用則勿問元吉者由中正而有慶若大得其志者必  
其道之大光也知此則九五之義无餘蘊矣雖然人君之爲益  
所謂惠而不費者不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耳豈人人之飢者  
而食之人人之寒者而衣之哉在順則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在  
節則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凡若此者亦何莫非益之人君  
爲益之道也故併論之

# 皇元大科三場文選

## 易義

### 江西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勞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

舒慶遠 抚州路樂安縣人

徐潛生 抚州路宜黃縣人

### 江浙

乾坤其易之門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



剛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繫辭

董道辨 饒州洛溪平川人

陸以衡 常州路无錫州人

傅貴全 蘇州路德五縣人

# 湖廣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譚圭 天德路攸州人

陳頤 浏陽人

李京同 浏陽人

區德元 浏陽人

許進

# 會試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為係辭焉以盡其亓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賈執中

傅亨

譚圭 天德路攸州人

傅貴全

# 三場文選易義目錄終



皇元大科三場文選

安成後學周真

贊

易義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万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求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詩慶遠

聖人所以與天地參者能以易及其性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  
而知仁之理又豈有出於此性之外者哉是故知周乎万物者  
聖人所以及其知之性也道濟乎天下者聖人所以及其仁之  
性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又其行權之知而不泥者  
又其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於天下之事无所  
憂而知益崇隨遇皆安而敦厚其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



仁益篤則其與天地之相似也。可見矣。與天地相似則天地之道又豈有相違者乎。以作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非其性而與天地參者。孰能與於此。故大傳曰。云云。而先儒以為此。聖人以易盡性之事也。夫聖人所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無不備於易。其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以至於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者。皆聖人此易窮理之事。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以至於通乎晝夜之道。而神无方。易无体者。又聖人以易至命之事。則以知仁之道。豈非聖人所以盡性之事乎。聖人之所謂性。亦曰。曰其天命之在我。而察之。由之。巨細精粗。无毫髮之不尽。而已。自其尽知之。性言之。則聰明睿智。皆出庶物。向明而治。无物之不昭。知臨于上。得大君之宜。則其知之。周乎万物者。可知矣。自其尽仁之性言之。則寬裕溫柔。德博而化。雲行雨施。而天下无不被其澤。利涉大川。而天下賴以出。其陰則其道之濟天下者。又可知矣。

知之周物。非察又之知也。有道以濟之。而其知故不過焉。道之濟天下。非人之而察之也。有知以周之。而其仁故不過焉。知不過則其所以旁行者。如小德之川流。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皆行權之知矣。仁之不過。則其所以不汙者。如大德之敦化。凡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皆守正之仁矣。惟其知尽。則理之在我者。皆可樂。舍之在天者。无不知心。与理一理。与天一天。天下之事。卒不足以為愛。而其知之益崇者。可謂高明配天矣。其所以与天之相似者。為如何哉。吾知天之所以為天者。不違以道也。唯其仁尽。則所居之地。无不安。所為之仁。敦以厚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天下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而其仁之益篤者。可謂博厚配地矣。其与地之相似者。又何如哉。吾知地之所以為地者。又不違以道也。苟非聖人之能。尽其知仁之性。則天之高遠。而无不照。地之廣博。而无不載者。果何以与之相似。耶。与天地不相似。則天地之道。豈有相違也。曰。遠矣。聖人安能先天而天弗違。



安能建諸天地而不悖乎推天地也聖人之道皆不外乎知仁也此聖人之盡其性所以能與天地參耳然自與天地參而論之則聖人又非特與之相偕而已也蓋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而天地又將有賴於聖人者不然則天地之知有不能周乎物而其道有不能濟天下者矣聖人樂天知命固不能以无憂而其安上敦乎仁之愛亦幾乎息矣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中庸之言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必推至於盡人物之性以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而後及於與天地參也

又

聖人與天地為一體以易盡知仁之性而已蓋天地之道不外乎知仁聖人以易盡性豈能外於天地也夫聖人與天地相偕必有相似之實焉知周乎万物者天也而聖人之知偕之道濟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似之惟其相偕故不違惟知且仁故不違旁行者行權之知也至於參天知命御用物之知矣不違者

守中之仁也至於安土敦仁即濟天下之道矣誰知益深故不憂惟仁益篤故能愛非易道之大聖人用之以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大傳曰云一以以嘗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人與天地本相汙通而衆人不能與天地為一者格於形氣之分而不能盡其性爾聖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然則聖人知仁盡性與天地周流何莫非體易之功哉且夫謂天地偕聖人邪聖人不能違乎天地聖人偕天地邪天地不能違乎聖人然人知聖人與天地有相似之幾不知聖人與天地有相偕之實天不言而推其高者以其周乃物而无不知也聖人之知極其高明則似乎天矣地不言而推其厚者以其載万物而无不濟也聖人之仁極其博厚則偕乎地矣苟知而不仁則淪於高虛仁不及物尚能與天地為一哉惟其昭合无間所以不違惟其廣大无方所以不違以不違對不過而言豈非聖人與天地相



但有其平惟其之足以行權也故泛應曲當而得夫時措之宜惟其仁之足以守正也故重厚不迂而能推其博施之用是故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我則順其理而樂之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我則知其分而安之貧富壽夭幸不足以動其中則何憂之有非周万物之知安土則九夷可居不以為陋敦仁則行善勿踐不以其微隨其所寓而不忘其濟物之心何不受之有非濟天下之道欤以不憂對能愛而言子以見聖人體易盡性之功也噫天地一知仁也聖人一天地也天地一易之理也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知崇如天而德以崇礼甲如地而業以廣即聖人知仁尽性之事也然彼以知礼言此以知仁言何哉蓋以踐履言故曰礼以能愛言故曰仁其理一也亨易之君子欲崇德廣業与天地並可不穷理尽性以至於極欤

劉傑

會聖人參天地之極功當知聖人造知仁之極致蓋聖人之所

以參天地者亦尽其性而已矣夫天地之道知也仁也易之聖人与天地相偕而不違者豈徒然哉知周乎万物而不違旁行以達權而至其樂天知命而不憂者以聖人造知之極也非与天之道相偕而不違乎道濟乎天下而不過中正而不流而至於安土敦仁而能愛者此聖人造仁之極也非与天之道相偕而不違者乎自尽性而推之天地也聖人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嘗謂天地之理人同得以成以者也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义礼智易傳言聖人尽性而專以仁知言者仁猶天之元知猶天之貞貫乎天德之始終也故知之至仁之篤則自始而終无不尽矣豈必兼乎四者而後謂之尽性哉今確然而在上者謂之天墮然而在下者謂之地聖人中立於兩間与天地參而為三者也聖人之与天地若不相似矣今也不惟以相似言而又以不違言則聖人即天地天地即聖人矣是豈規之然強与之合哉吾嘗

其知而推之万物至衆也而聖人一視同



仁有以周之而不... 旁行則用流无滯又豈奇察以為知  
哉然猶非知之尽也而又察乎天理之自然知乎天倫之所在  
其心處之泰然而无憂必非尽知之性能如是乎聖人之所謂  
与天道相應而不違者此也又自其仁而推之天下至大也而  
聖人兼善况愛有以濟之而不過謂之不流則守正不偏又豈  
姑息以為仁哉然猶非仁之尽也而又隨其所處之安極乎仁  
厚之至其心至公而得以尽其愛必又非尽仁之性能若是乎  
聖人之所以与地道相侔而不違者此也吁知而不仁則知或  
失於鑿仁而不知則仁或陷於偏自周乎万物而至於察天知  
命則其知益深自道濟天下而至於安土敦仁則其仁益篤至  
此則益信其与天地之道相侔而不違矣論者於此一言以蔽  
之曰尽性之事詎不信欤食然合穷理尽性至命之事推之則  
聖人之用易固亦有序焉仙荏天文俯察地理皆穷理之事也  
此章所言天地相似者尽性之事也至於範圍天地則天地之

大率不出吾性分之内由穷理而尽性由尽性而至命矣然理  
也性也命也分而言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无異諱易者率而  
替之可也

江浙取中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  
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繫辭

江浙董彞 號州路樂平州人二

黃子甫批一破已得大意其下文如破竹節之皆通必深於  
易者可取无疑 陳正德批紛之瓦缶中見比古壘洗心目  
為之豁然易義反覆詳明前後有照應必易中之巨擘 柳  
道傳批用所由出所由成包括題意已見手段其後節之振  
發宛然詳尽必深於易者然後能之耳

原易卦所由出推易卦所由成而顯微之理无不備矣夫易以  
道陰陽苟凌原其



悉備哉今夫乾坤為易之門原其所由出也凡陽皆乾凡陰皆坤而諸卦剛柔之體皆以陰陽合德而成又推其所由成也故顯而天地之撰易以體之微而神明之德易有以通之易道之妙孰有出於陰陽之外者哉係辭曰云云一以此昔者觀之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分陰分陽此用柔剛陰陽合德而剛柔所以有體也聖人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豈徒哉我知之矣乾坤即陰陽而乾坤其性情也剛柔即陰陽而剛柔其形質也天地之撰陰陽之著於顯也神明之德陰陽之妙於微也舍陰陽而論易不足以盡易舍易畫而論陰陽又烏足以明陰陽也哉何也門者戶之對立也一奇一耦相為對待乾坤所以有門之象也乾為陽物而百九十二爻之陽无不出焉坤為陰物而百八十二爻之陰无不出焉故陽之德合於陰陰之德合於陽而六十四卦剛柔之体无不出焉剛在上也而或在下柔在下也而或在上或剛多而

柔少或柔多而剛少莫不粲然而有條秩然而不紊是非原卦所由出推卦所由成乎卦既成矣崔之天地之撰為水火之燥濕為風雷之鼓動凡其顯而可見者皆有以體之而不遺求之神明之德為健順之相對為動止之相須凡其微而不可知者皆所以通之而不滯是又非顯微之理无不備乎苟不原其所由出則陰卦多則陽卦多陰但見其交錯而已不推其所由成則陽偏於陽陰偏於陰但見其對立而已又何以知其体用之一源而顯微之无間哉極而論之易益於伏羲者先天自然之体易演於文王者後天自然之用復之一陽積而至乾猶戶之闔也始之一陰積而至坤猶戶之闔也周金无文而万事万物不出乎其理以易所以体天地之撰而通神明之德也文王列乾坤於上經之首以為孝易之門而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不能外乎其理也文王之易所以体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也後乎文王而



柔也言之不一言

有人極又樞機之所在誰能出不由

戶何莫由斯道也

易君子自悟可已吁自矣

陸以術

常州元錫州人

陳正德批一破冠群下文純粹可備采擇  
陰陽對待而易有定體陰陽變化而易有妙用蓋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故易之為書體万物而不遺妙万物而莫測也夫乾坤陰陽而為易之門乾純乎陽故為陽物也坤純乎陰故為陰物也易之定體既由對待而立矣於是陰變陽化而為剛柔之體天地之撰无不具也神明之德无不通也易之妙用宣不因變化而成乎吁易以道陰陽包乎天地之大原乎性命之微然其实不越乎乾坤而已故下繫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昔者易之未作也一理乃殊散于兩間而莫之統攝也曰乾曰坤之名吾孰從而知之聖人者出畫奇象陽畫耦象陰而

乾坤漸可見矣三畫既具則陽之至純者乾之所以名也陰之至純者坤之所以名也然後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嚮之一理万殊散乎兩間者亦何所不具於易書卦爻之中乎今夫乾健而動猶戶之闢坤順而靜猶戶之闔變化自是以出卦爻由是而成此易之門也唯其至陽而不雜乎陰故曰陽物唯其至陰而不雜乎陽故曰陰物獨陰不成此陰陽相對待而易有定體矣陰交於陽而陽德合陽交於陰而陰德合或化而遂於柔或變而趨於剛此剛柔之體也惟其卦爻至廣故其體天地之撰惟其變通不窮故能通神明之德撰者事也物之宜德者健順動止之性此陰陽之交相變化而易有妙用也蓋致之說卦而知其故其曰乾統坤稱母猶所謂湯門也於是震坎艮皆索乎乾巽離兌皆索乎坤陰陽合德也動風排火燥水潤天地之撰也而妙万物之神則神明之德也

莫非陰陽變化之所為故愚以為非



陰陽无以立易之  
既立變化以行故堂  
有休曰撰曰德亦自然具於吾易所以自然者理也形而上者  
也凡乾坤陰陽剛柔皆形而下者也即其形而下者而形而上  
者存焉故乾坤固不出乎陰陽合德則天地之撰豈外乎神明  
之德哉理也者易之妙用所由成而定體所由立也極其精而  
不亂及其大而无遺大易之妙斯其至矣

傳貴全

張景範批通篇有講明无滲漏非熟於易者不能起語若  
緩而承接甚緊不害其為佳作 黃晋卿批以乾坤之門至  
有體屬上段以體撰通德屬下段破謂自卦爻交變之易成  
而造化自然之易顯矣於顯其切當而无包罩之病其下以  
未入用已入用者釋交變之易以形而下形而上者釋自然  
之易意明文潔无駁雜浮冗之辭非深於易者不能及也

實前訓

自卦畫交變之易成而造化自然之易顯

關坤闔二

立此卦爻交變之易也而造化自然之易於以寓焉天地之撰  
若雷風山澤之屬陽有以休其撰也神明之德若動入止說之  
類易皆有以通其德也曰撰曰德皆造化自然之易也而因卦  
畫以發焉然則發造化之妙以示人者聖人作易之功也大傳  
曰云云其旨如此蓋嘗即大傳而求之矣有曰乾坤其易之  
緼和乾坤毀无以見易其所謂易之緼与此所謂易之門者其  
旨固不同然謂乾坤毀无以見易則諸卦皆由乾坤交變而成  
其此亦可見有曰聖人仰觀俯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其所謂仰觀俯察始作八卦與此所謂乾坤交變  
而成諸卦者其旨固不同然所謂通德類情者即此體撰通德  
之說也清得而詳

之乾陽一爐而万物畢出闔戶



謂之坤陰一吸而... 造化者以理也在卦者亦此  
聖也乾坤二卦...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以見乾者  
純陽之卦坤者純陰之卦... 剛柔之體自此而有也未入用謂之陰陽自其交變之初言之  
也巳入用謂之剛柔自其成卦之後言之也所謂卦變交變之  
易者此也即是卦變而推之造化天地之大也則有乾坤之卦  
以體其撰焉撰猶事也指形而下者言之也雷風之鼓舞天地  
之撰也有震巽之卦以體之火水之噴濶山澤之滂峙天地之  
撰也有坎離艮兌之卦以體之乾坤之健順也則有純陽純陰  
之卦以通其德焉德者其性也指形而上者言也震之動巽之  
入皆神明之德也則有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二陰伏於二陽之  
下之卦以通之坎卦一陽陷於二陰之中而為陷也離卦一陰  
陷於二陽之中而為巽也艮之止一陽在上之卦也兌之說

陰在上之卦此皆所以通神明之德也吾故曰自卦變交變之  
易成而造化自然之易顯矣而又嘗論之大極判而兩儀自  
兩而八而八卦列矣八卦既列而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健  
順動入陷巽止說之德備矣諸卦又豈待乾坤二卦陰陽交錯  
而成邪蓋自大極而生者卦畫生之本也其伏羲先天之旨  
欵由乾坤交錯而成者卦畫交變之用也其文王後天之旨欵  
安得圖機之士而與之論易哉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  
刑罰清而民  
造化以自然之理  
功者也易之聖人  
之時必見之豫  
譚圭  
故能與天地同其功用於豫  
震上震動而坤順以卦之德言



之有順於理而

以一气運乎兩間惟其順理而

動故曰之代明

而動故刑罰自清而民自服其治

心而運乎天下亦

功之成也亦尤天也

而已豫之象傳曰

其歲功也究而言之同一自然之理

造化易之既作是理之妙在聖人

聖人一大造化也造化皆隱

然之聖人聖人者

顯然之造化亦曰順其理之自然者耳復之

動以順行故曰見天地之心益之動而

天施地生其益

无方况乎順以動而天地如之其刑罰清而

万民服也宜哉今

夫豫卦下体為坤其德為順上体為震其德為動在天地則動

而順於理者也即夫天地之大而觀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

來大明生於東小明生於西日月相推而明生惟其順而動者

皆自然之理故其晦朔弦望无一毫之過差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功成唯其順而動者皆自然之理故其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功成唯其順而動者皆自然之理故其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功成唯其順而動者皆自然之理故其





